

國際現勢讀本

戰時社會科學叢書之二

國際現勢讀本

張仲實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戰時社會科學叢書之二

國幣現勢讀本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張仲實

主編者 柳湜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六安
香港：南寧 南昌 天水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漢）

序言

偉大的，不，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把國人好像從甜蜜的夢中驚醒一樣，大家的目光，不僅注視着前方與後方，並且注視着國外。一般對於國際問題的興趣，都突然提高。報章關於國際問題的消息，雜誌討論時事問題的文字，都比以前加多；而私人友好的時事座談會，救亡團體、學校及訓練班的時事講演，尤其活躍。中國早已是『世界的中國』了，而且目前我們的對日寇的抗戰，跟國際形勢的發展又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國人能把目光注視到國外，這當然是很好的一個現象。所可惜的是，有系統地分析目前國際大勢和自抗戰爆發以來各種國際重大問題的讀物，迄今還很少看見。所以，爲了適應這一需要起見，

記者便不辭愚陋，毅然接受柳湜先生之約，草寫了本書。

不過在這大時代，要想閉起門來，靜靜地坐下寫一本書，那是很不容易的一回事。清早起來，心就放在報紙上；等到把幾家大報看後，剛一提起筆，不是朋友來，便是街頭的雄壯的歌聲，打斷了思索。在晚間更是不能執筆的，總有許多瑣碎事務，纏繞着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寫成的本書，不用說缺點是少的。

其次，目前的國際關係，極其複雜；而國際局勢的發展，又異常迅速，真可說是『瞬息萬變』。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在一個小冊子內，把各種個別的問題，都加以詳細的探討，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書只是就現階段國際關係上一些基本的問題，提綱挈領地加以敘述，爲的使讀者能把握着基本方向，然後根據這個基本方向，再去探討臨時發生的個別問題。

本書是在四月中旬完稿的。關於此後所發生的個別問題，因印刷技術關係，已來不及加入，僅在看校樣時，略微提及了一下。這是應當特別聲明的。末了，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著者 二十七年五月廿五日於漢口

目次

第一課 在抗戰期間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和研究的方法……………一

在抗戰期間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研究國際問題的方法——研究國際問題的修養

第二課 資本主義世界的全貌……………一八

第一類資本主義國家——第二類資本主義國家

第三課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二四

總危機的意義——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目前正在新的經濟危機的門閥上

第四課 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四六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法則——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與國際關係——

侵略陣線——和平陣線——兩個陣線的對立與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

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

第五課

現階段帝國主義矛盾的焦點……

六七

太平洋問題——地中海問題——中歐問題——東歐問題——拉丁美洲問

題

第六課

日寇的侵略與我們的抗戰……

九五

「九一八」後的一筆血帳——蘆溝橋事件與日寇野心的暴露——「八一

三」烽火與我全面抗戰的逐漸展開——十個月來抗戰的總結——日寇的

侵略與國際關係——全世界民眾對我們抗戰的同情與援助——我們抗戰

的前途

第七課 從侵阿戰爭到西班牙戰爭……………一三五

墨索利尼的對外政策——侵阿戰爭的經過——國聯處理的失敗——西班牙的烽火——英意關係——阿國戰爭與西國戰爭對我們的教訓

第八課 德帝國主義的復活……………一七一

德帝國主義的本質——國社黨的對外政策——德國內部政治經濟危機的加深——吞併奧國及其意義——德國吞併奧國後的國際形勢——中德關係

第九課 瘋狂的備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威脅的逼近……………一九五

備戰的範圍——數字中的表現——各國軍備競爭的現勢——海軍競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

第十課 國際聯盟與集體安全……………二一四

國聯成立的經過與原因——國際形勢的變動與國聯——國聯與集體安全

——我們應當怎樣運用國際聯盟？

第十一課 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二二七

兩個體系的對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優於資本

主義——蘇聯的對外政策——中蘇關係

第十二課 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二四五

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進攻——弱小民族人民生活的惡化——弱小民族

解放運動的高漲——我們的出路是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共同奮鬥

第一課 在抗戰期間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

和研究的方法

在未講目前的國際形勢以前，這裏關於抗戰期間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及研究國際問題的方法與修養，這幾個原則的問題，先提出來講一下。

抗戰期間
研究國際
問題的必
要

本來現代的每個中國青年，在平常的時候，就都應當研究時事，注意每天國內外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問題，熟知各國的狀況，洞悉國際的大勢，這用不着記者來多囉嗦。不過在抗戰期間，我們要特別強調地指出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為什麼呢？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我們抗戰的前途，跟國際形勢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假使我們對於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各國對外政策的動向，乃至一般的國際大勢，都弄不清楚，

把握不住，那末我們的對外政策就要走錯方向，這樣以來，我們也許要認敵作友，使我們抗戰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或者以爲國際形勢對己不利，而志氣要餒下來。反之，假使我們對於國際大勢，各國的利害關係，都洞悉明白，那末我們對外政策就可以走着很正確的道路，利用外交的活動，不但可以使敵人孤立起來，削弱他的侵略力量，而且可以取得國際的援助，增強自己的抵抗力量。固然，我們的抗戰，須要憑藉自己的力量，不可倖存依賴他人的心理，但是不可懷疑的，外交政策的運用得宜，一定可以保證我們抗戰的勝利。關於抗戰與外交的關係，胡愈之先生有幾句很扼要的話，值得引出來。他說：

『在抗戰中間，軍事活動和外交活動，是互相配合着，而不可分離的。軍事的抗戰，打開了外交的出路，外交活動也保證了軍事勝利。相反地，軍事上的動搖，影響到外交形勢；而外交的舉棋不定，也會削弱了前線士兵作戰的決心。』（『抗戰與外

在事實上，國內輿論界對於抗戰爆發以來國際形勢的觀察是不是一致的呢？是不一致的。比如有人就認為目前『集體安全的集體，已經破壞』，『國際大勢是和局，不是戰局』，因此中國『應當再檢討』自己的對外政策。又如有人認為意德是中國的友人，在抗戰期間應當聯絡兩國。還有人歪曲事實，硬說侵略陣線及和平陣線是『子虛烏有』之談，想在理論上造成中國與德意兩個強盜接近的前提。毫無疑義的，這種對國際的觀察與認識，是跟事實不相符合的，是對我們的抗戰有害的。

所以，要展開我們抗戰的外交活動，要把握着正確的外交方針，以削弱敵人的力量，而保證自己抗戰的勝利，那只有研究國際問題，洞悉國際大勢才行。這是一。

其次，世界上有着千千萬萬命運與我們相同的被壓迫民族，他們當中有的在自己反抗帝國主義強盜的鬥爭中，因種種關係，曾經遭遇悲慘的失敗，比如阿比西尼亞的人民；有的爲了保衛自己的獨立與自由，則正在高舉着抗戰的旗幟，與敵人作順利的搏鬥，比如西班牙的人民；有的則爲了求自己的解放，正在進行着屢仆屢起的鬥爭，比如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人民。不論他們的鬥爭是失敗或是勝利，然而他們奮鬥的精神，血的鬥爭經驗與教訓，都值得我們虛心地加以學習。他們鬥爭失敗的教訓，可保證我們抗戰的勝利，他們鬥爭的成功，可增加我們抗戰的勇氣。這是二。

現在總括起來，可說我們在抗戰期間要特別研究國際問題的意義有兩點：一是爲了正確地理解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檢討我們的外交政策，以保證我們軍事抗戰的勝利；二是爲了學習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鬥爭的寶貴經驗。

研究國
際問題
的方法

研究國際問題時，研究的方法也非常的重要。對於這一點，要加以特別的注意。如果方法不正確，那所得的結論一定是錯誤的，不合於客觀的事實的。關於這一點，伏生（胡愈之）先生有一段很透澈的說明，他說：

『向來中國研究外交和國際問題的，因為研究的方法不正確，往往弄到走頭無路甚至鬧出笑柄。例如有許多人誤信「勢力均衡」爲一切國際關係的基礎，以爲中國只能在列強均勢下，才能苟且生存。又如有人以維持「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爲中國外交原則，却不知道這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把戲。正因沒有把理論鑑別得清楚，所以有這「認賊作父」的結果。還有些死讀國際法的，以爲國際法可以解決一切，所以有了非戰公約以後，就不會有戰爭。反之，有些死讀外交史的，以爲一切國際局勢的轉變，都是一二外交家運用手腕之所致，他們以爲外交的技術與偶然的機緣，決定了

世界大勢的推移。這兩種人都沒有想把理論和實際聯繫起來，所以他們愈是用力去研究，愈不明白國際問題的真相。」

一般說來，研究國際問題的方法，和研究一般社會現象的方法一樣，需要特別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要從唯物論的見地做出發點。和一切社會現象一樣，國際間的一切事變，都是物質的經濟的變動的反映。在歷史的現階段上，國際間的一切對立與矛盾，不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尖銳化的反映，便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蘇聯）間的矛盾的尖銳化的反映。只有從物質的經濟的變動的觀點，才能夠對於錯綜複雜的各種國際問題，給以客觀而正確的說明。不然的話，好像隔靴搔癢一樣，不會抓着問題的本質。例如有人就從地理的觀點，來解釋目前日帝國主義對於我國的大規模的侵略行為。他們說，日本因蕞爾三島，地土，

狹隘，人民的氣量窄小，所以日人對於中國實施侵略；而中國因幅員廣袤，民的胸懷寬大，所以中國人喜好和平，不侵略他人。又例如有些人認為國際關係的基礎，是『公理』、『正義』；國際關係一旦緊張或發生武裝的衝突，這些人便認為是由於『公理不張』、『正義不伸』。——所有這些觀點是不是正確的呢？無疑的，是不正確的，是不能夠說明問題的本質的。假使日寇的侵略中國，乃是由於日人氣量的狹小，那末，只要我們以寬懷大度處之，日寇就可以放棄他們的大陸政策，停止對我們的侵略了。假使公理、正義和道德觀念是國際關係的基礎，那末只要設立一個主持公理、正義的團體或由幾個賢明的新聞記者，奔走呼號，口誅筆伐，天下就可以太平無事了。但事實則不然。一切國際的事變和錯綜複雜的矛盾，都是受經濟條件來決定的。日寇的侵略中國，並非由於日本人民氣量的狹小，也不是由於日本軍閥的本性好戰，而是由於日本資本主